

清詞論綱

金啟華

清代的詞，號稱中興。實際上詞這一文體，源於隋唐，繁衍於五代，而大興於宋。自後，代有作者，各有建樹。至清初，而明之烈士遺民，如陳子龍、王夫之、屈大均輩，均有詞以抒發其亡國之痛，悲憤纏綿，為明詞之結束，亦開有清一代詞風。

清代詞壇，先後有浙西、常州兩大詞派，一如古文之有桐城、陽湖兩派。不過這兩派詞的倡導者，是不同時的。清初有浙西派，以朱彝尊為首領，尊崇姜夔、張炎，以清空為尚，未流陷於枯寂。清中葉常州詞派思矯正之，提倡典雅，以周邦彥為宗。張惠言為盟主。有意內言外之說，想提高詞的思想意義，但流弊為牽強附會。這兩派詞籠罩有清一代詞壇。直至清代末頁，王鵬運、朱孝臧等作《庚子秋詞》，詞反映當時現實的某些方面，也樹立了新的詞風，為清詞強勁的結束。不過有清近三百年間，不受此兩派詞牢籠，而能獨樹旗幟的，也大有人在。我們應較全面地論述之。

清初詞人，朱（彝尊）、陳（維崧）齊名，曾合刊有《朱陳村詞》。陳維崧（1625～1682），字其年，號迦陵，江蘇宜興人。出生於仕宦之家，為明末四公子之一，陳貞慧之子，素以氣節著稱。陳維崧少年時期，家門鼎盛，意氣風發，馳騁才華，詞語旖旎。中歲遭世變，顛沛四方，懷古傷今，“一切詼諧狂嘯，細泣幽吟，無不寓之於詞。”（陳宗石《湖海樓詞·序》）鬱鬱不得志。晚年（1679）召試鴻詞科，由諸生授檢討，參修明史，不久逝世。陳維崧身當明、清改朝換代之際，對明末君臣的荒嬉亡國，一己的進退出處，均有所憤慨與徘徊，而以詞表現這些事件與情感的，如他的《沁園春·題徐渭鍾山梅花圖……》，實借題發揮，痛斥南明小朝廷君臣誤國，己身無可奈何。其詞云：

十萬瓊枝，矯若銀虬，翩如玉鯨。正困不勝烟；嬌偏怯雨，影落西清。夾岸亭台，接天歌板，十四樓中樂太平。誰爭賞？有珠璣貴戚，玉佩公卿。如今潮打孤城，只商女船頭月自明。嘆一夜啼烏，落花有恨；五陵石馬，流水無聲。尋去疑無，看來似夢，一幅生綃淚寫成。携此卷，伴水天閑話，江海餘生。

詞上片咏物，譏諷權貴。下片借景抒情，無限哀怨，實南明江南小朝廷滅亡前後情景，富有現實意義。真是“情詞兼勝，骨韻都高，幾合蘇、辛、周、姜為一手”。（陳廷焯《白玉齋詞話》卷3）不過陳維崧詞的主要風格，還是屬於蘇、辛的豪放派，如他的《南鄉子·邢州道上作》，詞云：

秋色冷并刀，一派酸風捲怒濤。并馬三河年少客，粗豪，皂櫟林中醉射鵝。殘酒憶荊高，燕趙悲歌事未消。憶昨車聲寒易水，今朝，慷慨還過豫讓橋。

詞寫景、記事，懷古嘆今，真是粗豪慷慨，表現出迦陵詞的特色。他如《醉落魄·詠鷹》《點絳脣·夜宿臨洺驛》等詞，也均具此風格。此外，陳維崧以詞反映人民疾苦

生活，又似杜甫的《兵車行》、白居易的新樂府的，如他的《賀新郎·緯夫詞》，尤為難得的佳作，詞云：

戰艦排江口。正天邊眞王拜印，蛟螭蟠鈕。徵發權船郎十萬，列郡風馳雨驟。嘆閭左騷然鷄狗。里正前團催後保，盡纍纍鎖繫空倉後。掉頭去，敢搖手？稻花恰稱霜天秀。有丁男臨歧訣絕，草間病婦。此去三江牽百丈，雪浪排檣夜吼。背耐得土牛鞭否？好倚後園楓樹下，向叢祠亟倩巫澆酒。神祐我，歸田畝。

詞寫徵丁打仗，鄉里騷然，而稻花揚時，妻離子別，尤為淒慘，最後無可奈何，只得求神保佑。陳維崧以詞寫這種題材，實為一創舉，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。他如《南鄉子·江南雜詠》，寫官吏們的敲詐勒索，是“戶派門攤，官催後保督前團”。“鷄狗騷然，朝驚北陌暮南阡。”這都以詞來反映人民被剝削生活，而具有現實意義的。至於他的《水調歌頭·夏五大雨浹月，南畝半成澤國，而梁溪人尚有畫舫游湖者，詞以寄慨》則又描寫了當時災禍中貧富對立、苦樂不同的現象，是“今何日？民已困，况天年。家家秧馬閑坐，墟井斷炊煙。何處玉簫金管，猶唱雨絲風片，烟水泊游船。此曲縱嬌好，聽者似啼猿。”這更富有深刻的社會意義。陳維崧詞以豪放著稱，實由於他對人間不平事的憤慨，為其思想基礎，因而表現出來。這是他詞的主要風格。但他是清初大家，其《湖海樓詞》計一千六百二十餘首，小令、中調、長調齊全，風格又是多樣化的。如他的《齊天樂·遼后妝樓》等闕，則是“婉麗嫺雅”。（吳梅《詞學通論》）所以又有人認為：讀先生之詞者，以為蘇、辛可，以為周、秦可，以為溫、韋可。（蔣景祈《陳檢討詞鈔序》）這裏道出陳維崧詞風的多方面，是有一定的道理，可供我們參考。

朱彝尊（1629~1709），字錫鬯，號竹垞。浙江秀水人。康熙己未（1679）舉博學鴻詞，授檢討。曾入值南書房，出典江南省試。罷歸後，遂專心著述。他本是經學家，著有《經義考》《曝書亭詩文集》等書。他選輯唐五代宋元諸家詞為《詞綜》，開浙西詞派。自稱係從曹溶學詞，“必崇爾雅，斥淫哇。”（《靜志居詩話》）推崇姜夔、張炎，影響所及，“數十年來，浙西填詞者，家白石而戶玉田。”（同上文）實際上，朱彝尊當清初康熙時期，也有個出處問題，其稱羨姜夔之野鶴閑雲，感嘆張炎之漂零身世，受他們的影響也是很自然的。他自稱“不師秦七，不師黃九，倚新聲玉田差近。”（《解佩令·自題詞集》）而“十年磨劍，五陵結客，把平生涕淚都飄盡。”（同上詞）實是他生活的寫照。而直追張炎詞意的，當推他的《長亭怨慢·雁》，詞云：

結多少悲秋儔侶，特地年年，北風吹度，紫塞門孤，金河月冷，恨誰訴？迴汀枉渚，也只戀，江南住，隨意落平沙，巧排作參差筍柱。別浦，慣驚移莫定，應怯敗荷疏雨。一繩雲杪，看字字懸鉞垂露。漸敲斜、無力低飄，正目送碧羅天暮，寫不了相思，又蘸涼波飛去。

這首詞，寫雁之遭遇，在艱危環境中掙扎，又表現出驚恐心情，這實是以雁自況，為詞人所慣用的手法。朱彝尊“感慨身世，以淒切之情，發哀婉之調，既悲涼，又忠厚，是竹垞直逼玉田之作。”（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）這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。此外，他的弔古傷今之作，有《賣花聲·雨花台》，詞云：

衰柳白門灣，潮打城還。小長干接大長干。歌板酒旗零落盡，剩有漁竿。秋草六朝寒，花雨空壇。更無人處一憑欄。燕子斜陽來又去，如此江山。

詞寫雨花台之盛衰，實寓明清易代的感慨。而末兩句用唐人詩意，寫時移境遷，景物依舊，更增人哀思，為詞中的警句。詞，筆力遒勁，聲調蒼涼，在這一詞調中，尤其有獨到之處。

朱彝尊還有一些情詞，寫來含義雋永，結構佳美。如他的《桂殿秋》，詞云：

思往事，渡江干。青蛾低映越山看。共眠一舸聽秋雨，小簟輕衾各自寒。

這首詞，被認為“復振五代、北宋之緒”（譚獻《篋中詞》）在單調小令方面，是有其特殊成就的。

與朱彝尊同時創浙西詞派的，尚有李良年（1635~1694）、李符（1639~1689）等，李良年的《踏莎行·金陵》《暗香·綠萼梅》等，李符的《綺羅香·春游》《好事好》等，刻物抒情，感慨良深，均係推崇南宋的。所以陳廷焯稱：“二李詞絕相類，大約皆規模南宋，羽翼竹垞者，武曾（李良年字）較雅正，而才氣則分虎（李符字）為勝。”（《白雨齋詞話》）這一評論是比較公允的。

清初詞人中，被推為“最為大雅，才力不逮朱陳，而取徑較正”（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卷3）者，是曹貞吉著有《珂雪詞》。

曹貞吉（1634~1698）字升六，號實庵，山東安邱人。康熙三年（1664）進士，曾官禮部郎中。又曾任湖廣學政，以疾辭歸，卒。其論詞以獨創為高，能“離而得合，乃為大家，若優孟衣冠，天壤間只坐古人是矣，何用有我？”（《珂雪詞序》石蓮庵本）這是有見地的。王煒在他的《珂雪詞序》中，稱：“珂雪詞骯髒磊落，雄渾蒼茫，是其本色，而語多奇氣，恂恂傲睨，有不可一世之意。至其珠圓玉潤，迷離哀怨，於纏綿款至中，自具瀟灑出塵之致，絢爛極而平澹生，不事雕鏤，俱成妙詣。”這是道出《珂雪詞》的某些特色的。他的詞是以感時懷古咏物為長，和他的《留客住·鷓鴣》，詞云：

瘴云苦。遍五溪沙明水碧，聲聲不斷，只勸行人休去。行人今古如織，正復何事關卿。頻寄語，空祠廢驛，便征衫濕盡，馬蹄難駐。

風更雨，一髮中原，杳無望處。萬里炎荒，遮莫摧殘毛羽。記否越王春殿、宮女如花，只今惟剩汝。子規聲續，想江深月黑，低頭臣甫。

詞題咏鷓鴣，實嘆世路艱難，有“行不得也”之意。近人按此詞當為其弟澹余遭逢吳三桂之亂淪陷黔省而作。（張伯駒等《清詞選》）實亦可信。“投荒念亂之感”，（譚獻《篋中詞》）尤洋溢於詞中，實有所為而作的。詞旨遙深，詞語淡雅，在清初詞壇，獨樹一幟。他的咏史詞，尤顯出其特有的粗豪，如《百字令·咏史》，詞云：

田光老矣，笑燕丹賓客，都無人物。馬角烏頭千載恨，七首匣中如雪。落日蒼涼，羽聲慷慨，壯士冲冠髮。咄哉孺子，舞陽色怒而白。試問擊筑漸離，此時安在，何不同車發？負劍祖龍驚掣袖，六尺屏風堪越。貫日長虹，繞身銅柱，天意留秦劫。蕭蕭易水，至今猶為嗚咽。

曹貞吉的詞，還有《滿庭芳·和人潼關》《賀新涼·再贈柳敬亭》，均為懷古感時

之作，呈現出粗豪之氣。不過曹貞吉的一些令詞，如他的《蝶戀花》十二首，又別有風致。其詞序稱：“讀《六一集》十二月鼓子詞，嫌其過於富麗。吾輩爲之，正不妨作酸餽語耳。閑中試筆，即以故鄉風物譜之。”這又是他寫農村景物的詞，茲舉其一首以概其餘，詞云：

五月黃雲全覆地。打麥場中，咿軋聲齊起。野老滙歌天籟耳，那能略辨宮商字。
屋角槐陰耽美睡，夢到華胥，蝴蝶翩翩矣。客至夕陽留薄醉，冷淘餽餽窮家計。

詞上片寫農村麥收景象，打麥場上更有打麥、軋麥、揚麥以及一片滙歌聲響，表現出豐收之樂。下片寫一己村居生活，淡於名利，夢入理想國度，以及和朋友小飲蔬食之樂。這詞於“古調之中，緯以新意，蓋其天分於此事獨近耳。”（吳梅《詞學通論》）曹貞吉的詞所反映的生活面還是比較廣闊的，其詞風有粗豪的一面，也有平淡的一面，不失其爲雅正之音。

納蘭性德（1654～1685），字容若。太傅明珠長子。幼聰慧，十七歲補諸生，瓊次年舉順天鄉試。康熙丙辰（1676）應殿試，賜進士出身，授一等侍衛。扈蹕時，以調弓書卷隨從其側，白天校獵，夜晚讀書。曾刊《通志堂經解》著作有《通志堂集》，後附其詞，爲其友顧貞觀所定。後又有《納蘭詞》五卷，附補遺一卷，爲清末許增所彙集，收入《榆園叢刻》中。

納蘭性德的詞，其友人稱之“哀感頑艷，得南唐二主之遺。”（陳維崧《詞評》）王國維則稱他“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如此。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”（《人間詞話》）我們結合納蘭的身世來看，他雖爲貴介公子，但宦途夙風險，“蛾眉謠詠，古今同忌。”（《金縷曲·贈梁汾》）加以鼓盆之哀，“此恨何時已”（《金縷曲·亡婦忌日》）所以他的詞，確有人生無常，別易見難之嘆，如其《浣溪紗》三首之一，詞云：

誰道飄零不可憐？舊遊時節好花天，斷腸人去自今年。一片暈紅才著雨，幾絲柔柳乍和煙，倩魂銷盡夕陽前。

又如他的《蝶戀花》四首之一，詞云：

辛苦最憐天上月，一昔如環，昔昔都成缺。若似月輪終皎潔，不辭冰雪爲卿熱。無那塵緣容易絕，燕子依然，欲踏鈎簾說。唱罷秋墳愁未歇，春叢認取雙棲蝶。

這些詞作，確實“勢縱語咽，淒澹無聊，延已六一而後，僅見湘真。”（譚獻《篋中詞》）納蘭的令詞，在清代令詞中確有其獨特成就，格高韻遠，纏綿婉約，可與北宋晏、歐、叔原等先後輝映的。至於他的長調，則毀譽參半，周之琦謂其“多不協律”，（《篋中詞》一引）徐鉉則稱其“不啻坡老稼軒”（《詞苑叢談》）並針對其《金縷曲·贈梁汾》爲例，其詞云：

德也狂生耳！偶然間縉塵京國，烏衣門第。有酒惟澆趙州土，誰會成生此意？不信道遂成知己。青眼高歌俱未老，向尊前拭盡英雄淚。君不見，月如水。共君此夜須沉醉。且由他蛾眉謠詠，古今同忌。身世悠悠何足問，冷笑置之而已！尋思起、從頭翻悔，一日心期千劫在，後身緣恐結他生裏。言諾重，君須記。

詞感慨人生，慰勸朋友，直抒胸臆，而又愈轉愈勁，此詞一出，“都下競相傳寫”（《詞苑叢談》）。一方面是欣賞他的詞，一方面又係欽佩他對朋友們的情誼，這首贈顧貞觀的詞，和顧貞觀寄吳漢槎寧古塔的《金縷曲》二首，有同曲同工之妙。納蘭性德的長調也是具有真性情的。

顧貞觀（1637~1714），字華峰，號梁汾，江蘇無錫人。康熙丙午（1666）順天舉人，擢秘書院典籍。丙辰間（1676）又入京館納蘭相國家，與相國子性德交契頗深，迭有酬唱。性德的《金縷曲》或係受顧貞觀的詞作影響而寫的。顧貞觀的詞，以《金縷曲》二首，傳誦一時，詞前有序，稱：“寄吳漢槎寧古塔，以詞代書，丙辰冬寓京師千佛寺冰雪中作。茲擇其一，詞云：

季子平安否？便歸來，平生萬事，那堪回首？行路悠悠誰慰藉？母老家貧子幼。記不起從前杯酒。魑魅搏人應見慣，總輸他覆雨翻雲手。冰與雪，周旋久。淚痕莫滴牛衣透。數天涯，依然骨肉，幾家能夠？比似紅顏多命薄，更不如今還有。只絕塞苦寒難受。廿載包胥承一諾，盼烏頭馬角終相救。置此札，君懷袖。

這樣以詞代信，實為創舉，而同情朋友的遭貶放，語語真摯，尤為感人。此詞後有自注，云：“二詞容若見之，為泣下數行，曰：‘河梁生別之詩，山陽死友之傳，得此而三。此事三千六百日中，弟再以身任之，不俟兄再囑也。余曰：‘人壽幾何，請以五載為期。’懇之太傅，亦蒙見許，而漢槎果以辛酉入關矣。附書志感，兼志痛云。”以詞代信，以詞救友，實為詞壇佳話，值得稱道的。顧貞觀還有一些令詞，如《青玉案》《夜行船·鬱孤台》《南鄉子·擣衣》或係吊古，或係感今，也均富有社會意義，其《南鄉子·擣衣》，詞云：

嗚啞夜鴻驚，葉滿階除欲二更。一派西風吹不斷，秋聲，中有深閨萬里情。片石冷於冰，兩袖霜華旋欲凝。今夜戍樓歸夢裏，分明，織手頻呵帶月迎。

詞，觸景生情，情又寓於景中，妙合無垠，真是“清空若拭”。（譚獻《篋中詞》）他的詞，出入兩宋，能以情勝，用筆圓朗。在清初詞壇有高人之處的。

清初浙西詞派開創以來，至厲鶚為其中堅人物，也係壓陣大將。

厲鶚（1692~1752），字太鴻，號樊榭，浙江錢塘人。於康熙庚子（1720）中鄉試，乾隆初荐舉博學鴻詞。罷歸。久客揚州，得閱馬氏藏書，學業精進。主盟大江南北壇坫，幾數十年。性閑靜，愛山水，有《樊榭山房詞》。

厲鶚的詞，以寫節令、山水詞為多，抒發其懷古高隱之思，而句亦清俊，如他的《百字令》，有序稱：“月夜過七里灘，光景奇絕。歌此調，幾令衆山皆響。”詞云：

秋光今夜，向桐江為寫當年高躅。風露皆非人世有，自坐船頭吹竹。萬籟生山，一星在水，鶴夢疑重續。拏音遙去，西岩漁父初宿。

心憶汐社沉埋，清狂不見，使我形容獨。寂寂冷螢三四點，穿過前灣茅屋。林淨藏煙，峯危限月，帆影搖空綠。隨風飄蕩，白雲還臥空谷。

詞寫嚴子陵隱居處風光，景物幽奇，人品超絕，對此佳景，詞也能反映出來，描繪如畫。陳廷焯稱其“鍊字鍊句，歸於純雅，此境亦未易到。”（《白雨齋詞話》卷4）

這實是作者羨嚴子陵之胸襟，才能寫到此境界。他如《齊天樂·吳山望隔江霽雪》《百字令·丁酉清明》《疏影》等詞，均能追步姜夔，得清空之趣。厲鶚的小令，以情韻勝的，有《謁金門》《眼兒媚》等，後詞云：

一寸橫波惹春留，何止最宜秋。妝殘粉薄，矜嚴消盡，只有溫柔。當時底事匆匆去，悔不載扁舟。分明記得，吹花小徑，聽雨高樓。

詞寫情逼真，又寓情於事，樂而不淫，語多含蓄。厲鶚的令詞，多弦外之響，而耐人尋味的。浙西詞派至厲鶚的詞，可以觀止。至於末流的巧構、形似、空疏之言，雖依傍門戶，實無自立處，所以常州詞派代之而興。

清代中葉，張惠言兄弟、師弟子提倡詞的比興意義，並以風騷喻詞，尊崇詞體，創常州詞派，與浙西詞派分庭抗禮，影響清後期詞尤巨。

張惠言（1761～1802），字皋文，江蘇武進人。嘉慶四年（1799）進士，官編修，不久卒。惠言為經學家，精《易》學，著有《茗柯文集》《茗柯詞》。輯《詞選》，開常州詞派。他的詞，言情寫景，鋪張揚厲，而又頓挫生姿，明快朗暢。如他的《水調歌頭·春日賦示楊生子掞》（五首），茲舉其五首之四，詞云：

今日非昨日，明日復如何。嗚來真悔何事，不讀十年書。為向東風吹老，幾度楓江蘭徑，千里轉平蕪。寂寞斜陽外，渺渺正愁予。千古意，君知否？只斯須。名山料理身後，也算古人愚。一夜庭前綠遍，三月雨中紅透，天地入吾廬。容易衆芳歇，莫聽子規呼。

詞，“既沉鬱，又疏快，最是高境。陳、朱雖工詞，究曾到此地步否？不得以其非專門名家少之。熱腸鬱思，若斷仍連，全自風騷變出。”（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卷4）詞，“賦手文心，開倚聲家未有之境”。（譚獻《篋中詞》）不愧為常州詞派的開山人。張惠言還有一些小令，如《玉樓春》《相見歡》，是“善學子野”（譚獻《篋中詞》）而又能信手拈來，便成妙語的，如其《相見歡》，詞云：

年年免却花期。過春時，只合安排愁緒送春歸。梅花雪，梨花月，總相思，自是春來不覺去偏知。

張惠言之弟琦（1764～1833）字翰風，也能詞，與兄齊名，有《立山詞》。其《摸魚兒》《南浦》等，亦均有所寄託，暗含譏諷，而寫來字面漂亮，能放能收。常州詞派之詞風，復能講求聲律，而光大門庭的，為董士錫、周濟等。

董士錫，字晉卿，江蘇武進人。從其舅張惠言學，精虞氏易，工古文、詩、賦，其詞有《齊物論齋詞》，尤“為皋文正謫。皋文疏節闊調，猶有曲子縛不住者，在晉卿則應徽按柱，斂氣循聲，與象風神，悉舉騷雅古懷，納諸令慢。”（沈曾植《菌閣瑣談》）他的詞，在倚聲應節方面，確為精妙，而意境也能高遠，如其《江城子·丙寅里中作》，詞云：

寒風相送出層城。曉霜凝，畫輪輕。牆內烏啼，牆外少人行。折盡垂楊千萬縷，留不住，此時情。紅橋獨上數春星，月華坐，水天平。鏡裏夫容，應向臉邊明。金雁一雙飛過也！空目斷，遠山青。

詞，寫景如繪，情寓景中，極淡遠之致，而格調高峻。此外，他的慢詞，如《蘭陵王·江行》《疏影》等，也均具峭拔風格，自能開一門庭，使常州詞派生色。

周濟（1781~1839），字保緒，一字介存，晚號止庵，江蘇荆溪人。嘉慶十年（1805）進士。曾為淮安府學教授。少年意氣極盛，習劍通兵。晚年隱居金陵，悉心著述。其詞學承張惠言之緒，復與董士錫相切磋，自稱：“吾郡自臬文、子居兩先生開闢榛莽，以國風、離騷之惜趣，鑄溫、韋、周、辛之面目，一時作者競出，晉卿集其成。余與晉卿議論，或合或否，要其指歸，各有正鵠，倘亦知人論世者所取資也。”（《味雋齋詞·自序》）從這裏，我們可以看出周濟之於詞學，既有所繼承，也有所發展。其《詞辨》論詞尤精，被推許為“截斷衆流窮正變，一燈樂苑此長明”。（朱孝臧《強邨語業》卷3）他的所謂風騷旨趣，當係就比興、寄託而言。他的詞也能實踐他的詞論的，如《渡江云·楊花》，詞云：

春風真解事，等閑吹徧，無數短長亭。一星星是恨，直送春歸，替了落花聲。憑欄極目，蕩春波萬種春情。應笑人春糧幾許？便要數征程。冥冥，車輪落日，散綺餘霞，漸都迷幻景。問收向紅窗畫篋，可算飄零？相逢只有浮雲好，奈蓬萊東指。弱水盈盈。休更惜，秋風吹老純羹。

詞寫楊花，實際上是借它來寫人之離合，更結以歸隱為高。其情懷是“怨斷之中，豪宕不減。”（譚獻《篋中詞》）常州詞派詞人多係以經學家寫詞，聲求正大。雖其“意內言外”之說，失之過泛，而求寄託，以出入於事物之觸類旁通，是把詞的題材擴大，也有較深遠之意義的。其求以詞來知人論世，則更是有反映現實的作用。

清代末期的詞，以時代的動亂，詞人以詞來反映現實，發抒感情，使詞有更充實的內容，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。道光時期（1839）鴉片戰爭爆發，當時抗戰名臣鄧廷禎（1775~1846）、林則徐（1785~1850）均有詞記其事。鄧廷禎之《高陽台》，詞云：

鴉度冥冥，花飛片片，春城何處輕烟。膏膩銅盤，枉猜綉榻閑眠。九微夜熱星星火，誤瑤窗多少華年。更誰堪一道銀潢，長貸天錢。星槎恰到牽牛渚，嘆十三樓上，暝色凄然。望斷紅牆，青鸞消息誰邊。珊瑚網結千絲密，乍收來萬斛珠圓。指滄波、細雨歸帆，明月空舷。

詞寫吸鴉片烟之誤時耗資，禁烟之必要，但又恐橫遭阻絕，詞意凄然，而憂國之心若揭。鄧廷禎還有《月華清》《換巢鸞鳳》等詞，均寄寓衛國之心，而也隱憂權貴之忌，時事的不可爲了。林則徐則有《高陽台·和嶰筠（鄧廷禎號）尚書韻》，詞云：

玉粟收餘，金絲種後，蕃航別有蠻烟。雙管橫陳，何人對擁無眠。不知呼吸成何味，愛挑燈、夜永如年，最堪憐，是一丸泥，損萬緡錢。春雷歛破零丁穴，笑蜃樓氣燼，無復灰燃。沙角台高，亂帆收向天邊。浮槎漫許陪霓節，看澄波、似鏡長圓。更應傳、絕島重洋，取次回舷。

詞寫鴉片之害，禁烟之必要，慷慨高昂，實反映禁烟初之勝利。但以清廷腐朽，權貴嫉賢忌能，兩公終以輕於啟衅罪，被貶新疆。在滴戍中他們仍有詞唱和，如《金縷曲》《喝火令》等。他們是“謫居權作採花使，忍輕拋韶光九十，番風廿四。寒玉未銷冰嶺

雪，靄幕遍聞香氣。算修了邊城春禊。”（林則徐《金縷曲》）在貶謫中聊以自慰互慰。而他們的嘆息，是“雁柱華年眞一夢，問啼鴉可解離人意？春漸老，勸歸未！”（鄧廷禎《金縷曲》）清末詞壇，以反映鴉片戰爭詞開端，詞的現實意義更加强了。自此稍後，以詞名家的有項鴻祚、蔣春霖等，雖未能以詞直書時事，但在抒情中頗能透露逢時之艱難。

項鴻祚（1798～1835），字蓮生，道光壬辰（1832）年舉人。曾上春官，不第，鬱鬱以終。他自稱“生幼有愁癖，故其情艷而苦，其感於物也鬱而深。”（《甲稿序》）又稱“不爲無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。時異境遷，結習不改。……茫茫誰復知音者？”（《丙稿序》）他的詞，感嘆身世者較多，如《水龍吟·秋聲》《三犯渡江云》等，又借擬前人之詞，以抒己懷抱的，如《臨江仙·擬南唐後主》《謁金門·擬孫光憲》，均有所寄託的。其《玉漏遲》序稱“冬夜聞南鄰笙歌達曙”，則寫歡樂與愁苦相對照，讀之尤發人深省，詞云：

病多懽意淺，空篝素被，伴人悽惋。巷曲誰家？徹夜錦堂高燕。一片氍毹月冷，料燈影，衣香烘軟。嫌漏短，漏長却在，者邊庭院。沈郎瘦已經年，更懶拂冰絲，賦情難遣。總是無眠，聽到笛慵簫倦。咫尺銀屏笑語，早檐角驚烏啼亂。殘夢遠，聲聲曉鐘敲斷。

從上詞看來，他真是“古之傷心人也。蕩氣迴腸，一波三折。”又是“所謂別有懷抱者也。”（譚獻《篋中詞》）。

蔣春霖（1818～1868），字鹿潭，江蘇江陰人。少時隨父輩登黃鶴樓賦詩，有“乳虎”之譽，父歿，家道中落。曾任兩淮鹽官，又參戎幕。他先致力於詩，後“乃易其工力爲長短句，鑲情劇恨，轉毫於銖黍之間，直而緻，沈而婉，曼而不靡。……登山臨水，傷離悼亂，每有感慨，於是乎寄。（李肇增《水雲樓詞序》）他的詞，確具有上述內容及風格的。如《木蘭花慢·江行晚過北固山》，詞云：

泊秦淮雨霽，又燈火，送歸船。正樹擁雲昏，星垂野闊，暝色浮天。蘆邊夜潮驟起，暈波心，月影盪江圓。夢醒淮歌楚些，泠泠霜激哀弦。嬋娟，不語對愁眠，往事恨難捐。看莽莽南徐，蒼蒼北固，如此山川，鈎連更無鐵鎖，任排空檣櫓自迴旋。寂寞魚龍睡穩，傷心付與秋煙。

詞，感慨極深，而又沉而不露，借景抒情，景冷情幽，非深憂時事者不能道出。從詞裏是透露清季國亡之無日，而一己更懷恨無已，所以這首詞，被評爲“子山、子美，把臂入林”。（譚獻《篋中詞》五）蔣春霖所處之時代，確具有庾信、杜甫的悲愁，而以詞來繼續他們的詩賦，可謂異曲同工。另外，他的小令，尤顯出悽怨之情，如其《卜算子》，詞云：

燕子不曾來，小院陰陰雨。一角欄杆聚落華，此是春歸處。彈淚別東風，把酒澆飛絮。化了浮萍也是愁，莫向天涯去。

詞純用比興手法，寫人之冷落多愁，而又無可奈何。真是把所遭遇的“窮愁潦倒，抑鬱以終，悲憤慷慨，一發於詞。”（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五）他如《虞美人》的“銀

潢何日銷兵氣，劍指寒星碎。遙憑南斗望京華，忘却滿身清露在天涯。”《踏莎行》的“東風一夜轉平蕪，可憐愁滿江南北。”《唐多令》的“一片石頭城上月，渾怕照，舊江山。”均係懷憂國之思而又無所施展抱負，只得以詞來抒恨而已，蔣春霖的詞，是富有特定的歷史階段氣息的。

清季內憂外患，愈演愈烈，詞人以詞描寫這些情況的，還有張景祁（1827～1868）的《秋霽·基隆秋感》《齊天樂》等，前詞云：

盤島浮螺，痛萬里胡塵，海上吹落。鎖甲煙銷，大旗雲掩，燕巢自驚危幕。乍聞鶴唳，健兒唱罷從軍樂。念衛、霍，誰是漢家圖畫壯麟閣。遙望故壘，毳帳凌霜，月華當天，空想橫槊，卷西風寒鴉陣黑，青林凋盡怎棲託？歸計未成情味惡。最斷魂處，惟見莽莽神州，暮日銜照，數聲哀角。

詞寫台灣當時受列強侵擾情況，實是“笳吹頻驚，蒼涼詞史”。（譚獻《篋中詞續》二）至於寫山川而寄寓家國之愁的，譚獻（1830～1901）的《一萼紅·吳江》《桂枝香·秦淮感秋》等，均有幽怨深意。前詞云：

暗愁煙，看青青一片，猶認舊眉山。花發樓頭，絮飛陌上，春色還似當年。翠台畔、曾容醉臥，聽語笑風動畫秋千。一曲琴絲，十年筆柱，樂是人間。細數總成殘夢，歎都迷踪跡，只有留連，劫換紅羊，巢空紫燕，重來步步回旋。儘消受雲飛雨散，化蝴蝶猶繞舊欄杆。不分中年到時，直恁荒寒。

詞借寫春景以抒興衰之慨，淒婉深厚，是透露出時代消息的。譚獻本是詞選、詞評家，他搜集有《篋中詞》六卷，續三卷，保存了清人的詞，並附有評論。他的詞，也被譽為“純乎騷雅”，（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）“取徑甚高，源委深遠。……抑且上溯唐五代。此浙詞之變也”。（吳梅《詞學通論》）是清末一位有影響的作家。

清末以詞大書時事的，當推王鵬運、文廷式等。王鵬式（1848～1904），字幼遐，號半塘，廣西臨桂人。同治庚午（1870）舉人，歷宮內閣侍讀，監察御史等職。庚子（1900）八國聯軍入侵，攻佔北京，他居危城中曾與友人相約填詞，有《庚子秋詞》二卷，並以詞題其後稱：“華髮對山青，客夢零星。歲寒濡响慰勞生。斷盡愁腸誰會得？哀雁聲聲。心事共流檠，歌斷誰聽？墨痕和淚漬清冰，留得悲秋殘影在，分付旗亭”。（《浪淘沙·自題庚子秋詞後》）可見他對這一詞集的重視，實以詞反映當時現實的。如他的《滴滴金》，詞云：

風花回首驚飄泊，畫堂深几春酌。舊雨晨星夢無着，歎人天蕭索。盤移淚共金仙落，甚淒涼，斷雲薄。滿眼滄桑舊城郭，漫怨吟遼鶴。

詞寫京城陷落情景，重器播遷，朝市全非，感慨萬千。真是“行歌醉哭狂踪跡，嗟垂老杜陵客”。“落日滿城塵，驚望眼迷南北”。（《迎春樂》）他又有《漁歌子》弔念珍妃之死，詞云：

禁花摧，清漏歇，愁生輦道秋明滅。冷燕支，沈碧血，春恨景陽羞說。翠桐飄，青鳳折，銀牀影斷宮羅襪，漲迴瀾，輝映月，午夜幽香爭發。

詞是從另一側面，反映統治者的殘酷。幽恨無窮。

文廷式(1856~1904)，字道希，號芸閣，江西萍鄉人。光緒壬午(1882)舉人，庚寅(1890)進士，殿試一甲第二名，授編修職，復任侍讀學士，以直言無忌，為權貴所陷害。戊戌(1898)政變，凡遭不測，流亡日本。歸國後，潦倒以卒。有《雲起軒詞鈔》。他的詞，多感慨時事，豪宕而又深婉，如《憶舊游·秋雁》(庚子八月作)，詞云：

悵霜飛榆塞，月冷楓江，萬里淒清。無限憑高意，便數聲長笛，難寫深情。望極雲羅縹渺，孤影幾回驚。見龍虎台荒，鳳凰樓迥，還感飄零。梳翎，自來去，歎市朝易改，風雨多經。天遠無消息，向誰裁尺帛，寄與青冥？遙想橫汾簫鼓，蘭菊尚芳馨。又日落天寒，平沙列幕邊馬鳴。

這首詞，顯係以孤雁自況，而結合庚子事變，朝野震盪，更是感慨橫生。詞是表現時代氣息的。文廷式還有一些令詞，抒寫真情，沉痛無比，如他的《蝶戀花》，詞云：

九十韶光如夢裏，寸寸關河，寸寸銷魂地。落日野田黃蝶起，古槐叢荻搖深翠。惆悵玉簫催別意，蕙些蘭騷，未是傷心事。重疊淚痕織錦字，人生只有情難死。

他以詞刻劃自己，自稱“我是長安倦客，二十年軟紅塵裏。無言獨對，青燈一點，神遊天際。海水浮空，空中樓閣，萬重蒼翠。待驂鸞歸去，層霄回首，又西風起”。

(《水龍吟》)真是“字字奇幻，使人神寒”。(王澐手批《雲起軒詞鈔》)而表現出的胸襟懷抱，尤為高絕。欲留不得，欲去難捨，實得屈子《離騷》之真精神的。清代的詞當以此為壓陣的。